

山东地方戲曲

拾玉鐲

(呂戲·附“刘海砍樵”)

山東人民出版社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山東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濟南

拾 玉 鐲
(呂戲·附“刘海砍樵”)

山东省呂劇團齣曲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济南經9路勝利大街)

山东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 1092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印張 2 5/16·插頁 1·字數 16,000

1954年6月第1版 1959年11月第12次印刷

印數: 109,001—114,000

統一書号: T 10099·258

定 价: (7) 0.24 元

內 容 提 要

〔拾玉鐲〕是根據桂劇劇本整理的。內容是表現在封建制度下，一個農村少女在初戀時的矛盾心情。

〔劉海砍樵〕是根據湖南花鼓戲劇本整理的。內容是通過狐狸和劉海訂婚的故事來表現封建制度統治下的青年男女，對生活的理想和對愛情的渴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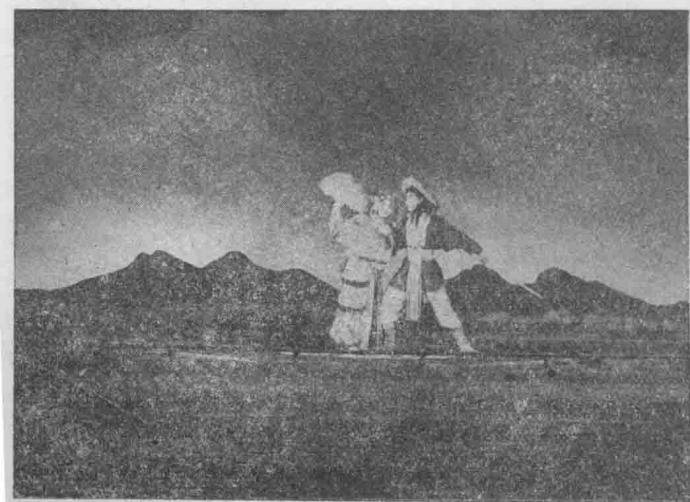
書中附有山東省呂劇團配的呂戲曲譜，以便於各劇團排演。

山東省呂劇團

編 劇 曲 譜



“拾玉鐲” 剧照



“刘海砍樵” 剧照

前 記

一九五三年夏季，我們曾選擇了桂劇「拾玉鐲」、湖南花鼓戲「劉海砍樵」兩劇，準備在羣衆中試演。但因為呂戲與桂劇、湖南花鼓戲的特點均不相同，為適合呂戲演出起見，便不得不略加整理修改。此次出版的劇本，即係公演時所採用的修改本。

「拾玉鐲」一劇在情節上略有變動；其次，對山東觀衆難以理解的個別南方土語，也作了些改詞不改意的變動；為了適合呂戲的音樂節奏起見，唱詞也略有增減。在做這一切整理工作時，我們均盡量忠實於原作，並力求保存原作的風格。

「劉海砍樵」一劇，改動較少。除對個別難懂의土語和極少不適合呂戲音樂的唱詞略加修改外，其它完全保留原貌。

將他省流傳很廣的地方戲，改用呂戲形式演出，在我們尚屬初次嘗試，一定會有很大缺點。因此特別希望文藝界的同志們和各地讀者同志們對整理後的劇本多多指正，尤盼使用以上二劇本排演的劇團同志們，能將排演中發現的缺點隨時告訴我們。以待有機會重印時再行修改。

山東省呂劇團

一九五四年四月

目 錄

拾玉鐲..... 1

劉海砍樵..... 14

拾 玉 鐲

人 物：孫玉姣（姣）

傅 朋（朋）

劉媒婆（婆）

（孫玉姣上）

姣：（念對）悶悶家中坐，孤苦又奈何！

（白）我，孫玉姣，不幸爹爹早日死去，母親崔氏，單生我一人，年方二八，尚未婚配。母親每日常在普救寺念經拜佛，今日母親不在家中，我一人在家閒暇無事，不免將女工針黹學習一番，豈不是好！（叫板）

（行弦中，挑線、穿針、繡花）

（唱四平）孫玉姣我坐草堂雙眉愁鎖，
思一思，想一想我命太薄！

遭不幸老爹爹下世太早，

撇下了母女倆度日過活。

我的娘每日裏家事不管，

整天價普救寺念經拜佛。

我年長十六歲尚未婚配，

趕何日終身事才有寄託？

（鷄叫聲，姣聽鷄叫，起身從籠中放鷄，將鷄撒出門外，拿米，餵鷄，數鷄，回身坐原處繡花）

（接唱）在草堂心悶倦針線難做，（想）

我不如到門首去繡絲羅。（開門，猶豫）

二八女坐門首有何不可，（搬椅出門）

料此地不會有什麼風波。（坐下、繡花）

（傳朋上）

朋：（唱）閒無事打從這孫家莊過，

抬頭看，又只見美貌姣娥。

細觀她美容貌嫩如花朵，

惹動我癡呆心寸步難挪。

（白）小生傳朋，行至此地，見那旁有一位大姐，生的十分美貌，本想前去與她說話，怎奈難以出口。（想，見鷄）啊！有了！這孫家莊一帶慣賣雄鷄，我不免上前假裝買鷄，藉此與她敘談幾句豈不是好！（向前）啊，大姐！小生這廂有禮了。

姣：啊，原來是位相公。啊，相公，男女有別，不便回禮，相公不要見怪。

朋：好說了。

姣：請問相公，莫非迷失路途？

朋：啊，大姐，小生並非迷失路途。請問大姐，這裏可是孫家莊？

姣：不錯，這裏正是孫家莊。

朋：（自語）孫家莊……（想，對姣）啊！請問大姐，這孫家莊有一位孫媽媽，她住在哪裏？

姣：啊，相公，你問那孫媽媽麼？

朋：正是。

姣：啊，那孫媽媽，她不是別人……

朋：啊，大姐！她是哪個？

姣：她是……她是我的母親啊！

朋：怎麼，她是大姐的母親？

姣：不錯，她是我的母親。

朋：大姐，不知她可在家沒有？

姣：她……她不在家。

朋：她往哪裏去了？

姣：她到那普救寺念經拜佛去了。

朋：（想）啊！請問大姐，她什麼時候去的？

姣：清早去的。

朋：她什麼時候回來？

姣：她到那黃昏的時候才能回來。

朋：哦！她既不在家，小生我往哪裏去啊？

姣：啊，相公！那你就走吧！

朋：（自語地叫板）哦！哦！我真捨不得走啊！

（唱四平）我與她雖同鄉未曾見過，

久留戀怕的是惹起風波。

我有心向前去把心事道破，

（要向前去說，略想，又停住）

怎能夠少禮貌舉止輕薄。

(白)我本想回家而去，又看這大姐生的十分美貌，小生我若與她結為夫妻，真是美滿姻緣。(想，看手上帶的玉鐲)啊，有了！我不免將這玉鐲假意失掉在她門首，她若將玉鐲拾起，這婚姻之事就有了指望了。(走向玉姣)啊，大姐請了！

姣：請問相公，怎麼去而復返？

朋：啊，大姐！非是小生去而復返，啊，啊……請問大姐，這裏可是孫家莊？

姣：先前說過，這裏正是孫家莊。

朋：有一位孫媽媽她可在家？

姣：我已說過她不在家。

朋：啊……她往哪裏去了？

姣：(笑)……

朋：(失笑)啊！啊！大姐，小生是來買雞的，(指雞)不知你家這雞是賣與不賣？

姣：啊，相公！我母親不在家中，我不敢做主啊！

朋：那麼小生我往哪裏去啊？

姣：相公，你，你趕快地走吧！

朋：(自語，叫板)小生我真捨不得走啊！

(唱四平)眉有情目有意打動於我，

假意兒舞長袖失掉玉鐲。

她若是拾玉鐲婚姻許可，

回家去稟慈母請媒說合。

(劉媒婆暗上，又退後偷看)

(行弦中姣進家，朋丟鐲退後偷看，姣出門見鐲猶豫，姣假意將手巾丟在鐲上，連鐲一同拾起，朋出)

姣：(羞，遮面)你，你拿去，你拿去，你拿去呀!

朋：大姐，我送給你了!(下)

姣：(仍以為朋在面前)我不要，我，我不要，你拿去呀!

(見朋已走，看鐲，進家，關門)

(唱四平二流板)適才聞這公子留戀於我，

假意兒買雄鷄丟掉玉鐲。

我與他做夫妻有何不可，

就可惜缺少個媒人說合!

(行弦中看鐲子下。婆在行弦中走出來)

婆：(唱四平)適才聞我打從大樹腳過，

孫玉姣與傳朋暗配絲羅。

(白)老身劉媒婆。適才我到親友家去吃酒，路過孫家門前，看見孫玉姣和傳朋一個有情一個有意。我不免到她家去做一個媒人，給他倆說合說合弄杯酒吃，也是好的呀!

(接唱)這樣事年輕時我也做過，

到老來我這才做了媒婆。(下)

(姣在大過門中上)

姣：(唱)我這裏將玉鐲仔細觀看，

這公子必定是多情之男。

怕的是俺二人難隨心願，

這件事真叫我心內愁煩!

(劉媒婆上)

婆：（唱快四平）邁步兒來至在孫家門前，

我這裏用手兒拍動門環。（拍門）

姣：（一驚）是哪個？

婆：孩子呀！

（接唱）我本是劉媽媽來與你做伴，（行弦）

姣：（白）啊！劉媽媽，是你來了！

婆：不錯，是我。

姣：啊，你是家來不家來呀？

婆：我來了，怎能不家去啊！

姣：啊！那麼你就家來吧！

婆：哎！你這個孩子，你不開門我怎麼家去啊？

姣：哦！門還沒有開哪！待我與你去開門。（驚慌失措地往各處藏鍋子，覺得藏哪裏也不好）

婆：（從門縫往裏看）快點啊！

姣：（故意裝着沉着地）啊！媽媽，來了！來了！（再藏，被婆催得越發心慌，最後把鍋子仍帶在手上，盡量往手腕上推，再用袖子遮住，開門）啊！媽媽哪裏？媽媽哪裏？

婆：孩子，我在這裏呀！

姣：媽媽請進。

婆：（進屋，摸摸這裏，看看那裏）

姣：啊！媽媽，你找什麼？

婆：我，我不找什麼！

（接唱）問一聲你的娘可曾回還？

姣：她，她還沒有回來哩！

婆：喲！孩子，這可苦了你了！

（唱）她只願普救寺去把經念，

拋下你年輕人受盡孤單。

姣：這倒無妨。啊！媽媽請坐，孩兒這廂有禮。

婆：哎！孩子，我常來常往的，哪有這麼些禮啊！你也快坐下吧！

姣：媽媽好久不來我家，待我去倒茶來給媽媽喝。

婆：孩子，我渴是有點渴，可是怪麻煩的，別倒了！

姣：媽媽，茶是要喝的。（下）

婆：喲！她還在我臉前頭弄這一套！這些事擋不過我的眼去。

姣：（端茶上）媽媽請茶。

婆：孩子，多謝你這好茶。

姣：一杯清茶何須多謝。

婆：冷水要人挑，熱水要人燒，哪能不謝。

姣：媽媽真會說話啊！

婆：孩子，我哪能趕上你們這年輕的人心眼多啊！

姣：（一驚）啊！（勉強鎮靜找些話說）媽媽，這些天來，你怎麼不到我家來與孩兒做伴？

婆：這幾天，我家裏有些老相好的去玩，我就光顧了與他們做伴啦。

姣：媽媽，你只願和老朋友做伴，就不到孩兒家裏來了。

婆：可不是別的朋友，是東莊的你三姨，西莊的你大妗子。我那些男朋友，三十年前就都丟掉了。

姣：哎，媽，你就是愛說笑話啊！

婆：孩子，你放心吧，不久就有人來和你做伴了。

姪：（一驚）媽媽，你又來取笑孩兒了。

婆：（欲看玉鐲故意引姪露出手來）哎喲！你這個頭是誰給你梳的？

姪：這是我自己梳的。

婆：噢！梳的真是好。你這鞋上的花是誰給你繡的？

姪：也是我自己繡的。

婆：（猛然大聲地）哎喲！你頭上怎麼一個大蟲子！

姪：（非常吃驚地）哎喲！媽媽！在哪裏？你快給我拿下去，在哪裏？（舉手摸頭露出腕上玉鐲）

婆：（用手把住姪的手腕指鐲子）在這裏！在這裏！

姪：（旁白）呀！這玉鐲怎麼偏偏的叫她看見了！待我瞞哄過去也就是了。（對婆）媽媽，這是個玉鐲呀！

婆：我知道這是個玉鐲，我看看。

姪：媽媽，一個玉鐲沒有什麼好看的，媽媽不看吧。

婆：拿來給我看看，乖孩子，快着點。

姪：媽媽，不看吧。

婆：媽媽偏要看看！快着點！

姪：媽媽，取不下來啊！

婆：我不信，你能帶得上哪有取不下來的道理。

姪：（無奈何地把鐲子摘下）媽媽，我拿與你看，你可別要我的呀！

婆：咳！我那年輕時，這個可多啦，我還能要你的？

姪：媽媽，你可要小心了，別打碎了呀！

婆：打不了。（接鐲子，故意失手吓姪）喲！

姪：哎喲！媽媽！

婆：打不了，打不了。（看鐲子）喲！這鐲子還是古玉的哩！孩子，這是那富貴人家的東西，你從哪裏弄來的呀？

姪：（支吾地）你問的這玉鐲嗎？

婆：我就是問的這玉鐲啊！

姪：這，這是，這是俺爺爺留下來的。

婆：怎麼着？這是你爺爺留下來的？

姪：嗯，是俺爺爺留下來的。

婆：孩子，別哄我啦！你家祖宗三代的事我都知道，你家裏就沒有這樣的東西。

姪：（一驚，想）啊！媽媽，你既知道俺家沒有這樣東西，我就老實告訴你吧，這隻玉鐲是我買來的。

婆：是你買來的？用了多少錢？

姪：用了，用了五錢銀子。

婆：噢！用了五錢銀子！

姪：嗯！用了五錢銀子。

婆：孩子，你既是用了五錢銀子買來的，我給你六錢銀子，你再賣給我吧。

姪：（着急地）媽媽，本來五錢銀子是買不了的。那一天，我在門口，見來了一個賣玉器的。我將玉器一看，樣樣我都喜歡，後來我看上了這隻玉鐲。我問他要多少錢，他說：「別人來買，價錢要貴；你買呢，我半賣半送，只要五錢銀子。」

婆：噢！他就要了五錢銀子？

姪：他就要了五錢銀子。